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的素材 / 陈丹青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03-674-1

I. 多...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9744 号

责任编辑 刘瑞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7 × 226 毫米

13.5 印张 73 图 1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引

这一册“书”，原是由南京编辑顾华明先生约稿，从开写到完成，大约半年，交出不久，便即印妥样书，时间是在2000年初夏。

大概因为技术问题，书芯是印成了，封面却未能如期装订，延宕至今。这在出版业是常有的事情吧，两年半转瞬过去。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接手出版，分明一本新书，在我，已是旧作了。

今天查看存稿，短短两年半人事也真多变：《民国的下午》专写费穆的《小城之春》，而今新版同名电影早已上市了。《红色娘子军》提一句刘晓庆说她不曾挨过斗，不料今年锁进局子里，也真难为她。《亚明》那篇写到的老前辈钱松喆、宋文治、魏紫熙诸位，连同亚老，则在去今两年先后谢世了。记得当时写着，我曾偷笑：亚老师，我在写您呢！回国后去他隐居的东湖山庄看望将届八十的老先生，临别禁不住抱他一抱，老人的脑袋一动不动贴我胸前，同时他腿肚上使劲攀着一只攀养多年的金丝猴，两眼乌亮，不知这小猴儿此后下落，归了谁了。

这书中多有作古的人，连那壮烈牺牲的小战士，得年十八岁。

如今出书，讲究时机：各种“订货会”是属行业的盛事，赶上了，便是商机，错过了，或许就此凉掉。其实写作也有“时间性”的。当初接这份稿约，人还在纽约过日子，一则与国中大好形势不免隔膜，一则满脑子陈年旧事，书写之际全不知读者为谁，行情如何，真是好糊涂，此刻想来，也亏得是这样糊涂地写了，搁现在，恐怕竟

不会去做这件事：还乡转眼快要三年，偶或念及纽约的时光，恍若前世，书中撮拢的种种素材，更如前世的前世——有道是文学乃“前世的回忆”，我的书写，又岂敢说是“文学”呢。

我真要代我笔下这些“多余的素材”谢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意。

那当初撺掇我写成此书的顾华明先生，书成后必当先寄他一册，封面与版式，自然改动了，素材还是那点素材，拿在手里是其新亦旧，其旧亦新，竟会有“再版”的错觉吧，这错觉，惟顾华明才会有。我愿借这纸端提前与他会心一笑：是再次致谢，也是有请鉴谅的意思。此书初印时原已有篇题记交代着我俩合作的详细，现在仍然附在本文的后面，聊作记存。

2002年11月23日

题 记

南京城顾华明，日常趴在高云岭江苏人美出版社五楼的一张办公桌前，是《老城市》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初起我与他只得两回见面，先是朋友领去吃中饭，席上说些什么，忘了。另一回是去年夏天，傍晚闷热，抽掉两根烟，忽然他开口道：出一本书怎么样？你来写！

写什么呢？我问。他眼睛看住我：就把你平时随口讲的事情写出来。

我不是职业的写家，仅止间或写过几篇关于绘画的文字，密集而大量地写，是1997年吉林美术出版社约稿的《纽约琐记》，当时指定的字数简直狮子开口：十五万。我也老实，居然遵命写去，两年来白天画画晚上写，弄出几十篇长短不一的东西，总算交了差。奇怪，待我写罢歇手，手却是痒得有点停不下来的意思，那天经华明那么一撩，我支支吾吾，嘴里竟是答应了，同时就心里诧异自己的轻率。小时候，我在弄堂口汗淋淋学会翻筋斗，且接连不停翻它六七个，稍一站稳，晕着，喘着，耳听哪位路人经过叫声好呀、再来！我就毫不犹豫纳头仆倒，将巴掌抵住水泥地面斜着身子继续奋勇向前翻——是的，那天我就这样子不假思索答应了顾华明。

于是两人又点起烟来，我说你得具体：怎样写？写作，究竟要比连翻筋斗难。

他老兄倒也干脆，当场拿出他正编辑的《日常中国》丛书清样，

指点道：就像这样子写！翌日，又送来一份文字打印稿，说是草拟了几十条话题给我作参考：什么“境遇、辨识、交谈”，什么“细节与质感”、“身体与方言”，又有“消失的阶级”、“交际的贫困”等等等等，读下去，我竟仿佛瞧见了书的模样：三分图片，七分文字，黑白老照片虽嫌模糊，但文字竟是我写的，不是很好玩么，且这回再不必再动脑筋凑那些美术话题，可以写写平时“随口讲的事情”了——啊呀，原来那也可以写！

顾华明的口头关照倒是很简单：“写细节，你就放开了写细节！”

作案在即，案犯总要不递烟的吧。他的牌子没看清，我的是红牡丹。于是商量书名。他郑重而得意地说，叫“陈丹青记事”怎样？好的，可我怕看自己的姓名霸在封面标题上，弄得什么似的。我就想了一回，说出自以为谦抑的说法去调换，即“多余的素材”。华明兄当下首肯。其时酷暑八月，当天我就将电脑支在床头插上电源写起来。

这样子，到我八月底回到纽约寓中，在画余，断断续续写到今年二月间，赶上时髦说法：“跨越”了一个“世纪”。其实千禧年之交，我是心里什么感触也没有。本来早已决定回国定居去，画室租约到期之日，正是世纪末最后一天。下午撤空房间，交出钥匙，只在照例钻进地铁回家前就近在时代广场转了转，只见警马一字排开，大批警察在每个街口设置路障，维持交通，满大街人山人海蜂拥齐集准备晚上大狂欢。晚上，我不过如往常一样伏在桌案前：画摊子收起了，我的事情，就只剩下写。

但我实在不确定如此这般到底行不行：虚构的本事，我没有，说是随笔散文，又不像，算什么名堂呢……年前年后，我两回给华明寄软盘，听取指教，等候裁断，他竟给我回过三次信，单是鼓励，只说好。“好”，自然令我受宠若惊，筋斗翻下去，犹如还在弄堂里——如我似的初涉写作的“雏”，虽说人到中年，也竟还是要人哄。

华明是我晚辈，与他合作一场，倒是叫我想起从前的编辑来。从前“文革”时，虽没得几件物事可出版，但我结交的每位编辑会嬉笑，会来玩，会写信，也必定会复信。信上是革命词令工作交代家常闲话都写写，而做起事情无不守信用，讲规矩，年节还会寄本挂历给你挂挂看。现在呢，现在的编辑是稿子一到手，音信渺然，等个回音要比等封情书还要难……我格外记得北京人美一位编辑吴兆修先生，我总共只给她画过几页连环画，她却是随时帮衬，到处推荐，好几年工夫同好几位在野作者做朋友，一路诚心诚意扶助无职无名的小知青。记得二十二年前考上美院走去看望她，想要手里提个礼物去，探寻半天，夜黑路冷，只在街边买得一叠年糕送给她，那年糕坚如磐石，掷地有声，我也居然好意思冰凉地捧着递给她，她乐呵呵道谢收下来，还说春节过去吃。那年月，哪有现在似的满街礼品卖。

扯得远了。我是说，谁没有记忆，没有素材呢？我得以被人撩拨怂恿写出来，只因我又撞见一位好编辑。我对华明说，咱俩合作的小细节，我也要一五一十写出来。

2000年3月1日

目 录

引

题 记

- 3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 5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 9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 16 归国的确认
- 20 闲散美人
- 28 炎黄子孙
- 36 饭米穗
- 41 大上海
- 45 参考与消息
- 51 《上海快车》
- 54 表皮脂肪
- 56 基本如此鬼见愁
- 57 青春的名实
- 59 动物凶猛
- 61 乡村骑士
- 63 捉奸与鸡汤

- 67 恐怖与效果
- 69 阶级与钢琴
- 75 牺牲与死亡
- 82 《红色娘子军》
- 89 看 煞
- 95 瓦西里、沙夏、艾莲娜
- 101 他人的胡须
- 102 弗 哭
- 103 胡 说
- 105 形式与形式感
- 107 形式、样式、模式
- 110 邱岳峰
- 115 于是之
- 121 亚 明
- 123 赵 丹
- 129 颜文樑
- 136 老家伙与小家伙
- 139 人犹如此
- 140 树何以堪
- 142 听觉与味觉
- 143 单身囚禁
- 147 胡兰成
- 150 革命与相貌
- 152 北伐与战争

158	民国的下午
162	民国的教授
168	民国的教师
183	凄凉的喜悦
189	鲁迅的墓园
194	众所周知
195	《丝瓜》
197	彼哉



陈丹青，1969年上海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初中毕业，1970年落户江西省宁都县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竹山生产队，1975年流窜江苏省江浦县石桥公社双山大队寺脚生产队落户。



襄阳公园还在，教堂也还在，要取相似的构图是不可能了：教堂周围，早已造起难看的新楼。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1968年，“文革”乱世，我满十五岁，趁乱学起油画来。在大墙面大铁皮上才画了几幅毛主席“红宝像”，我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冬季头一场雪，我约了两位大我几岁的工人画友，郑学明，李云晖，直奔淮海路西端襄阳公园，瞄准园外那座有五个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画写生。那年，教堂早已成了卢湾区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但圆顶不容易“抄”走，我们早就选定一下雪就画它：它多像苏联画册中的景象——什么是苏联、旧俄、东正教，我们全不懂，但那又怎样！

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第一次使用刮刀。三小时后，“苏联油画”大功告成，我站起来正要呼叫走开游荡的两位画友过来欣赏，身后站立良久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开口了：

初学油画吧？同志，我也是搞艺术的，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你看，那是什么建筑？你为什么偏偏要画它？再看看你的调子，同志，又灰又暗，哪里看得出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简直像16世纪的穷乡僻壤！

“16世纪”？“穷乡僻壤”？而且他说“调子”，显然懂行。

我心跳，紧张，写生的狂喜顿时蒸发净尽。两位画友早已过来，几次张嘴想要辩说，但这位年纪至少大我们二十岁的男子不容插嘴。他沉着脸，表情诚恳，重复说道：“同志，你要好好想想！”

这句话，是当年“政治”上极为严厉而流行的“启始句”或“结

束语”。

现在想来，这男子的心态真是好不难说：他站我身后看这许久，最低限度也还喜欢看见有人在画风景画——那年，我曾亲见一位有名的右派老画家，居然一边在礼堂画着“红宝像”，一边扯开喉咙唱：“敬爱的毛主席，我心中的红太阳！”五十多岁的人了，分明唱给别人听，也分明侥幸自己被起用，画着革命画——时势严峻，天气严寒：这位男子仍会走来公园逛一逛，看看雪景，看人画画，而终于要对陌生少年来说那番革命的话……。

他说的全是假话套话么？那是彼时彼刻的真心话。及长大成人画下去，此后曾有多少老同志好同志语重心长找我谈谈话：小陈啊，你要好好想一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我们就这样在雪地上僵持着。我不怕他。以我那时的个头和年龄，最后一招是打架（三个对一个）；但我怕他说的话：我知道那是大道理，是“文革”初始天天听到的革命腔，可我心里知道自己的确不想画“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心模仿的正是“修正主义”灰调子。那天天气阴沉，新雪惨白，公园、教堂一派萧条：这景色，这幅画，的确“又灰又暗”——事情不妙。他是什么人？他会将我带走吗？在那时，随时可以有人因为“严肃的”原因将人带走，被人带走的，何况我才是半大的孩子，前两年就为了爬墙越界之类，给人捏紧了腕子拽到什么“战斗组”办公室去，拍桌子，问出身，临了还叫学校来领人。

手冻僵了。我瑟缩着收拾画箱准备逃走。小郑强作镇定，声音抖着开腔问道：“我是静安区汽车修配厂工人。请问这位同志：你是什么阶级出身？”

这是当年另一句非常严厉而流行的政治“启始句”或“结束语”，效果惊人：我记得静了几秒钟，每个人嘴里呼出严冬的白气，忽然，中年男子不发一言，倏然回身，径直向公园出口跑去。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阿华无所不能。他自己裁布做衣，打造家具，修理沙发自行车摩托车无线电唱机照相机或那时想得到的所有玩意儿。他从旧货铺买来表芯、表壳，将大钟表表面剪裁成手表尺寸，粘上指针时刻，整个儿精心模仿名表欧米迦样式，发条一转，那表走得精确如仪，再请会“书法”的朋友描出“Ω”字型，超真迹一等，然后戴在腕子上。

打架，劝架，耍赖，斗智，说笑话，讲道理，阿华样样精通，他早岁失怙上孝敬老母下扶助弟妹，家里一套社会上有一套单位里一套他都做得来畅晓条达，上海人是叫做桥归桥路归路动兜得转吃得开头脑光清动作清爽。论年纪，他还算不上旧社会过来的上海滩上“老侠客”，老侠客的做人与美学他却是天生有样学样：卖相要潇洒，作事要漂亮，新社会里照样玲珑八面我行我素，去新疆去内地去农村他一次次躲掉，与里弄单位层层周旋他花招百出，有一夜初雪纷纷景贤路小帮会澡堂子堂里堂外一群少年恶客寻仇而来一触即发，我眼瞧阿华不动声色兜了几圈摆平一场几乎动刀子见血的斗殴，事后数落哪拨人是哪条来路其实谁和谁根本不认识谁跟谁早就串通好幸亏半当中来了谁谁又正好没有来等等等等，他讲得是行云流水鞭辟入里，若用在黄金荣杜月笙吴四宝门下阿华绝对好汉一条，真真可惜了。十五岁时我在澡堂子里赤身裸体认得阿华，他的正职就是持一支滑亮的竹竿给各路客人叉衣挂裤：“摆面孔啊？”他斜眼冷笑对一位刁钻的顾客极温柔地说：“要摆面孔嘛三毛钱挖出来楼上雅座去

泡汤，此地一角五分洗完就走，你来发嗲，啥意思！”然后提高声调环顾四座：“大家讲，是不是这道理？”

满座裸体，哄堂大笑。有那真上来“配模子”即上海话打相打的，阿华似笑非笑伸腿扫倒：“来呀瘪三，今朝实在对不起！”顺手扔条热毛巾劝那家伙擦一擦。

我至今学不会阿华似的气闲神定，真枉为朋友一场。他抢先付钱买方砖冰激凌给我俩兄弟那姿势极之松爽，递过来时包装纸已经剥开留给手握的位置刚刚好，年初二去他家吃饭看他照应一大桌老小亲友无微不至，酒席宴都是那年月难而又难才得弄到桌面上的本地吃食外地时鲜。那年月，多有二十出头小年青这样子老成得体，我真想知道现在的上海小伙什么作派。阿华大我七八岁，男中音，两道粗鬓脚一刀刮齐瞧着好不羡慕，他看我画画眼神格外柔和从不说三道四。忽一日他面色一正说：那么丹青，你给我画张油画像。

时在1969年，革命喧嚣就在窗外，有那么一位上海澡堂的阿华恳请一位弄堂里将去插队的少年画张油画像。多年后，美国的阔佬富婆出钱订制，哪比得那回庄严贞洁：那是我第一次正经摊开油画家伙在画布上连胸带手画肖像。阿华不会让我破费，画布、内框都是他掏钱。那天上午气象澄清，他来了，自然是请的所谓“病假”。他头发分路梳好油光可鉴，进门后表情神秘而得意：一伸手，他从包里摸出一件西装，一条领带，西装半新，米灰色，干干净净，他穿上戴妥，得逞似的一笑：怎么样？画进油画怎么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西装（双肩笔挺我哪里知道里面垫着硬衬帮），第一次看见中国人穿西装（阿华忽然活像民国老照片里的洋场阔少）。三十多年前这套打扮简直匪夷所思，然而非常“上海”，非常阿华。上海的阿华天生崇洋，天生只能偷偷穿西装，但那时他就知道在油画里画上自己穿西装——加上那只“欧米迦”。共和国新人一代，阿华的西装意识西装行为比大家早了十多年！十多年后，他